

老同学从国外探亲回来跟我说, 国外城市街头残障人士很多。他们与健全人一样, 到超市购物, 去公园游玩, 进剧院看戏, 奔球场观赛……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听罢此言, 我有点黯然神伤。

前几天, 我坐轮椅到银发大厦去开会。大厦前面没有斜坡, 我没法上去, 门卫说, 后面有斜坡。绕到后面, 看见一条斜坡。但斜坡短而陡且不说, 主要是斜坡前面停了许多汽车, 我的轮椅根本过不去, 只能望坡兴叹。请来保安, 找到司机, 折腾了半天, 才让出一条通道。

开好会下来, 车又把道堵了, 我家属只好又去找保安, 寻司机。我没发火, 一位司机却老大不高兴, 甩出这么一句: “坐轮椅不好好地呆在家里, 跑出来干嘛。”这句话很耳熟, 我们残障人士常听这句话。

一位伤友跟我说: 他外出, 家属推着他的轮椅车在人行道上走。但

# 心中的障碍

连俊

这人行道傍着的是一条快车道, 自行车、电动车因马路上不好走, 都往人行道上去。那些车主嫌他的轮椅挡道, 也来了这么一句。

王老师每月要到医院去做定期检查和换尿管, 过去他都是预订“阳光车队”的无障碍面包车的, 现在“阳光车队”解散了, 他只好到马路上去拦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见他又是坐轮椅, 又拖管子, 都视而不见, 扬长而去。一位交警见到了, 实在看不过去, 就替王老师拦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是停了, 司机嘴却不闲着, 又是这么一句。

周先生坐轮椅去乘地铁, 以前轨交站的无障碍电梯大多上锁, 如有需要必须按铃通知工作人员来

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改为自助式。据工作人员说, 这是为了减少需乘无障碍电梯的人的等候时间。但这项改进服务措施, 却反而增加了麻烦。因为在等候的人群中, 行动方便者多于行动不便者, 电梯一来, 捷足先登的是行动方便者。周先生好不容易挤进去了, 后面那位没挤进去的, 嫌周先生的轮椅占用的空间大, 害得他没乘上, 便嘟囔道: 坐轮椅不好好地呆在家里, 跑出来干嘛!

有这样一个公益广告: 一只活泼幼稚的小鸟, 问一只趴在窝里的大鸟, 这么好的天气, 为什么不到外面去自由翱翔。大鸟说, 怕呀。怕什么? 怕折翅。话音未落, 只听到外面“砰”的一声枪响, 吓得小鸟哆嗦地说, 还是窝在家里吧。人们心中的障碍, 让残疾人望而却步。清除人们心中的无形障碍比清除有形障碍更重要。



我们的大巴从塔林至里加, 要行驶300多公里, 途中游览了采吉斯科城堡与西贡峡谷, 那里景色十分幽美。经过五个多小时路程, 我们抵达了被称为“波罗的海心脏”的里加, 那是拉脱维亚的首都。

里加是座精致的城市。首先让我惊叹的是位于道加瓦河的老城, 每座屋顶上都有金光闪烁的公鸡, 据龙导说, 那是风信鸡, 当地人认为可避邪, 现在已成为城市标志。而沿河的中心花园居然题名“苏州公园”。原来里加与苏州早在1997年已结为友好城市。两地都以精致城市风格而闻名于世。

我们先游览圣彼得教堂, 这是一座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高123米。乘电梯到塔顶, 这里是老城的最高点, 可以环视这个城市的四周景色, 斜拉桥、拱桥、自由纪念碑、国家歌剧院、电视塔、三兄弟屋、火药塔及大小商会的遗址, 一览无余。再放眼远眺, 那就是里加的新城, 在绿树浓荫的怀抱中, 有几座挺拔的高楼。在波罗的海的老城里, 是不允许有高层建筑, 宏伟的现代化大厦只能在新城中见到, 这是当地政府对老城的保护。

从圣彼得教堂出来, 我们步入老城迤迤曲折的小巷, 那些小巷涂上了历经风霜的印痕, 我们沿着卵石路一路走去, 找到了1221年开设的小饭店和古老的啤酒屋, 那些历经沧桑的酒桶与闪烁的烛光, 仿佛在诉说往日岁月中的神秘。那小巷子里有神秘迷离的气氛, 让我们恍惚间掉入时空倒转的陈旧历史中的某一页, 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了自我。

三兄弟屋的壮丽, 火药塔的宏伟, 大小商会的遗址古韵都令人驻足。火药塔墙居然有60厘米之厚, 老商会门口兜售商品的一位老妇人, 据龙导介绍是老商

会主人的一个后裔。

里加这座城市的精致, 还表现在它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艺术气息。广场一角传来悠扬的萨克斯管乐曲, 吹出那优美旋律的是一位西服笔挺的中年绅士, 他气度优雅而神情严肃, 他的乐曲给古城残墙平添了许多想象。

在广场另一角, 有几位画家在表演绘画创作。有的在作水粉画, 有的在画人物肖像素描, 还有一些油画家在兜售自己的作品。龙导为我介绍了其中的一位, 那人五十开外,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家, 他擅长画当地建筑, 作品极有韵味, 我挑选了其中两幅, 慷慨解囊。在广场中央, 我碰到一对自驾游的中国夫妇: 黄海涛与黄芙蓉。他们是南京人, 同为教师, 他们去年7月1日从徐州出发, 带了女儿黄歆轶和外甥女彭馨瑶, 自驾一辆丰田改装车先环游中国多个省市, 然后再环游欧洲。那天他们一行正好到达里加。

黄海涛的车前打了一面旗子, 上写“跟着涛哥看世界”。我与黄海涛聊了起来, 他说他是通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 然后去北欧, 昨天才到达波罗的海的里加。我问: “你们怎么会想起自驾车环球旅游?” 黄海涛指着女儿说: “这个主意还是她想出来的。”黄歆轶告诉我, 她在报上看到厦门7个小伙子历经50天, 穿越15个国家的报道, 便向妈妈提了倡议。一向喜欢户外运动的黄海涛当即决定300天自驾车环游世界的旅游。我们一行旅友与四个勇敢者在车前合了影。

当晚下榻在酒店, 打开电视机, 不是田径、游泳, 也不是篮球、足球, 而是冰球大战, 原来冰球是拉脱维亚的国球。听前台服务员说, 里加喜欢打冰球的小伙子占全国成年人人口一半还多呢!



那次我与妻和女儿同回当年下乡之地。午后我们来到当地镇上一家最大的百货商店闲逛。柜台里琳琅满目的当地商品很是吸引妻女的眼球。我漫不经心地浏览柜台里的商品时, 总感到有几位营业员似乎用特别的眼光在注视我们。

女儿对柜台里陈列的一条狐狸皮毛领子挺感兴趣, 经过一番欣赏掂量, 女儿向妻子征求意见, 得到肯定后, 女儿准备付款了。这时, 女营业员对女儿说: “不用付钱了, 你看好, 就送给你。”妻子和女儿以为人家在开玩笑, 对方却很认真地说: “是真的。”

妻子忙喊我过去。我得知这情况也被搞糊涂了, 营业员怎么会无缘无故送东西给我们呢? 这时, 站在后面的那位女营业员对我说: “肖老师, 你不认识我了吧?” 她这么一问让我怔住了。眼前这位50多岁的女士是谁呀? 我认识她吗? 脑海里盘旋一会儿, 还真想不起她是谁。女营业员见我有点尴尬, 便笑着说: “我叫王晓玉, 我读初二时你当过我们一学期的班主任呢……”

噢, 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上世纪70年代中期, 我曾在当地的中学当过代课教师, 但时间久了, 许多细节都记不起来了。可同学还记着我, 而且时隔这么多年还能将我“分辨”出来。王同学, 真谢谢你啊!

见我恍然大悟, 王同学“如数家珍”地讲出我当时的住处, 甚至那只半导体收音机(这是我最喜爱的一件东西)摆放的位置都说得不错。她说了那时我与全班54名同学在一起的许多情景。有时在星期天, 她和几个男女同学会到我的住处来玩, 我拿出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五香豆、鱼皮花生等零食让他们品尝, 还曾留他们吃过午饭。午饭是我自己也不轻易吃的上海挂面, 煮好后上面再加一个荷包蛋。还说起同学们对我那把三折伞充满着好奇……

我很受感动, 这些小事竟然至今还藏在她心里, 犹如昨天。她的叙述, 也让我回到了“昨天”, 唤起我对当年一些往事的回忆: 同学们经常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我, 自己却步行回家; 冬天来临时, 有同学还让自己的家长帮我买来烧柴(这是当地很紧俏的), 甚至帮我烧柴垛得整整齐齐……

王同学告诉我, 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这商场二楼的四分之一柜台是她承租的, 商品有六七百种, 由于经营有特色, 生意很好。我与王同学隔着柜台谈兴越发浓厚, 不知不觉已过一个多小时。王同学提出晚上要请我吃饭, 并把仍在当地的几位同学找来作陪。无奈这天已约定午后三点半要坐车返回125公里外的县城去, 很是遗憾。只能感谢王同学的一番好意, 并请她代我向其他同学问候。我们互留了电话, 便于以后经常联系。

至于那狐皮毛领子, 我坚持不买了, 更不能接受馈赠。但王同学的情谊, 远远超过这狐皮领子的暖意, 我会心里记一辈子。

# 一条一条

文佐

苏州有个姓朱的大学问家, 是章太炎的“最后一个弟子”, 不仅国学功底深厚, 还精通英、德、日等多种语言。

1946年, 朱入南京国史馆。在国史馆, 他很看不惯擅长钻营的副馆长, 那个副馆长对他也很不满, 说他“目无官长”, 朱还击说: “此乃‘长官无目’!”

新中国成立初, 朱给吕叔湘主持的《语言研究》写了几篇稿子, 然稿子寄出后一直未有回音。

后来两人在上海见了面, 吕对朱说, 我们这里是要论文, 一条一条的东西不能刊用。朱反问: 什么叫一条一条? 学术要问的是——它是不是真理。

吕叔湘当时反应如何, 没听说过。不过后来吕先生自己的许多学术文章都很短, 例如收在《语文常谈》《语文杂记》里面的一些文字, 有的只有几百字, 甚至百来字。

不知道吕叔湘喜欢写短文章与那次交谈有否关系。此人即朱季华。



我们也有隐私权

夏瑞中

前些日子, 电视节目介绍了一只正在发威的猫。这只猫一个劲儿将桌子上放着的东抹到地上, 而且只要家里人再放上什么, 它就抹掉什么。通常当猫觉得受到排挤或威胁时会发脾气, 猫儿往往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主人。

近20年来, 人类对猫、狗等宠物有了很多新的认知, 从而也在不断纠正一些过时的和错误的看法。

猫和人相处至少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古埃及有许多大型粮仓, 它们也是老鼠和其他啮齿动物的天堂。然而老鼠的天敌猫儿偏偏不放过老鼠, 在长期与人共处的过程中, 人类对猫产生了好感。猫儿帮助了人类, 同时也受到人类的优待。就这一点而言, 野猫应该是自愿被人类驯化为家猫的; 倘若有朝一日, 它们觉得在某一人家待得不舒服, 是不会像狗那样“奴性十足”地屈从下去的(狗与奴才自古就被连系在一起, 奴才如果还想仗势欺人, 那肯定被骂成“狗奴才”), 而是离开这个家。狗正好相反, 它们决不愿意离开主人家,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即使被带到几百公里以外, 它们也会不辞艰辛地寻回家来。

猫在大自然野生时, 养成了一个习惯, 会主动掩埋自己的排泄物。但此举并非说明它们讲卫生, 而是为了避免被别的野兽注意和跟踪。有的研究者认为, 要是家猫在家里将排泄物弄在“猫马桶”的外面, 有可能是对这个家不满意的表现。

狗通常没有“过失感”, 所以当

# 猫狗之别

陈钰鹏

它们把家具或其他物品抓坏时, 对它们进行惩罚是无济于事的; 而狗只要听到主人的训斥, 就会很害怕, 甚至会找一个地方躲起来。狗虽然也有“过失感”, 但遗憾的是, 它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猫在发出“呼噜呼噜”声时, 建议不要去和它亲热, 因为它正想找机会发脾气呢。狗却不一样, 它们随时都在期待着人去抚摸和亲近。

狗和人作伴起源于15000年前, 尽管如此, 还是存在着一些对狗的误解。新兴的“人畜关系学”创始人约翰·布拉德肖对狗作了30年的研究, 他得出结论: “狗只是想成为

一个家庭成员, 狗的很多感觉和感情跟我们人的非常接近, 它们有恼恨、有害怕、有爱、有欢乐, 它们会表达对人的好感, 善于取悦于人。在狗的眼目中, 人跟它们是一样的家庭成员。”

和猫相比, 狗确实更为讨人喜欢, 而忠实更是它们的本色。狗对嗅觉的信任胜过对视觉的信任(长期以来流传着一种不全面的猜测: 狗只能分辨黑色和白色。其实狗对颜色世界的理解是: 浅褐色-灰色-黄色。绿色在狗看来是无色的, 而我们看到的红色, 在它们的眼里呈黄色。)狗鼻子嗅到的嗅觉受体数是人的45至50倍; 狗脑的12%左右用来分析气味(人只用到1%)。狗也是最理解人的指向动作和手势的动物。有的狗还能够觉察到主人的心肌梗塞发作, 这非常有利于及时急救。

当你下班回家, 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你家的狗狗已隔着门坎叫着准备迎接你的归来, 此时你会有一种别样的温暖感, 这也许是养狗和养猫的重要区别之一。



日出日落, 也许是大自然最美丽的景致了。

学生时代, 参加下乡劳动, 我曾跟着男同学到东海边看过日出。后来去黑龙江务农, 只要天气晴朗, 我都能看到广袤的黑土地上壮美的日出与日落, 那真是难以描绘的。回上海后的三十多年, 与父母一起住在老屋,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将天空遮挡得支离破碎, 哪里看得到日出日落呀。十一年前, 我搬到浦西卢浦大桥下面的小区, 终于能在桥下的观景台上看到黄浦江上的日出与日落了, 沉浸在日出日落的奇瑰异景中, 我倍感幸福!

上海的春天总是变化多端, 每当立春过后, 早、晚温度相差很多。每次起早后到江边绿地去散步, 我总喜欢到观景

台上迎接初升的太阳, 看着红日从远处的黄浦江边徐徐升起。它是在轻纱般的云霞掩映下, 像新娘般羞涩地, 一丝丝、一点点露出脸庞的。当那羞红的脸庞在轻柔的细纱中辉映之时, 滨江绿地公园的野草、树叶上的滴滴露珠, 就像是从天撒下的亮晶晶、明灿灿的珍珠, 是那么地可爱、诱人。日出东方, 赋予大自然处女般恬静安详。

渐渐地, 面对那灿烂美妙的世界, 初升的太阳拂去了轻纱, 火球般地蹦了出来, 此时此刻, 正是江边日出的极致。周围是一片赤红的朝霞, 似有连绵不断的火焰在奔腾, 在燃烧。这时, 我常忍不住要跳, 要叫, 要欢呼, 要歌唱! 这似火的朝阳, 多么让人激情奔

放, 热血沸腾啊! 而江上的汽船、游轮、快艇就在这美景中开始一天的航行……

黄浦江上的日落, 也同样灿烂辉煌。

夏天的傍晚, 我到江边的绿地公园散步, 走到滨江路、东安路上的徐汇滨江绿地, 登上观景台向西瞭望, 那奔流的浦江水连接着两岸的高楼, 映衬着江边的落日放射出万道金色的霞光, 波光粼粼, 洋溢着万丈豪情。那像光碟般的“世博演艺中心”, 在夕阳的照射下银光闪烁, 璀璨无比。有时还能看到那里的音乐喷泉有节奏地不停地向高空放射着洁白的水柱, 晃动着婀娜的舞姿, 令人赏心悦目。对岸那些保留下来的世博会“中国馆”、“非

# 浦江日出日落美

周凤宝

